



口 13  
2583  
1





仁  
2583  
1-10

硯見  
圖書

吳國水國

文凱法印調

Handwritten notes in vertical columns,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水', '火', '土', '金', '木'.

靈云老莊盛言虛無之理非其發世教也虛無者世教所以正也彼知有物者不可以物物而觀無者斯足以經存是故連之以常無有不然聖人之業將以成變化行鬼神而欲責之膠擾之衷其將能乎老子曰執道之近以御今之有夫曰今之有則古之為無可知而已御有者必取諸無然則謂虛無廢世教也何所也世是故舜之無為而治非不有也以無為治也禹行其所無事非不行也以無事行也而味者遂至清談廢事如晉宋人之為斯失之遠夫莊子曰水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夫以廢事為無為是禱而閉之而幾水之清者也

又云前漢藝文志莊子五十三篇郭象去其巧雜定為三十三篇則今之所存特十之四耳嚴書出象前其所引皆其逸篇可知也子瞻謂讓王說劍盜跖漁父四篇為偽撰羅勉道者又疑刻意繕性亦復淺膚定為十一篇大抵語意精麤居然別矣若若乎所引其為象所刪無足疑者噫象誠偽哉莊子五十三篇即司馬彪孟氏所註是也三夏詭誕或似山海經或類百夢經故注者以意去取

大正九年三月四日  
硯貝靜昇



漆園吏史記正義曰指地志云漆園故城在曹州充句縣北十七里此云莊周漆園吏即此按其城古屬蒙縣

隱放論語真仲夷逸隱居放

言身中清廢中權

崛山兒也又勃起曰崛起蜀都賦崛巍巍以峩峩註山高

兒

句繪曰茫茫廣大之兒昧闇也不明也

浩廣大兒濶幽微之意也

易擊辭曰鼓之舞之以盡神

○如擊鼓然自然能使人跳躍踊舞也

漆園老仙之作是書也其見道精其憤世甚亦惟其隱放之跡足以行之奇崛之文足以發之至於茫昧浩渺之莫窮鼓舞變化之不測蓋亦信其眼力之所



激增与激也

証与曾徐曰妄为大言也又增与詞放也荀子易言日証萬与會錫与南說文鼎屬本作鼎實五穀斗二升日穀象腹交文三足徐曰上頸也腹法文謂其刻飾也五穀六斗也尔雅鼎款足者謂之鬲集与或作甌鬲或以瓦亦作甌漢令鬲徐曰漢中蜀地以瓦爲之也又徐曰亦萬字明氣之狀也象熟飪五味氣上出也又作鑄鋪廣文作鑿歷又作鑿古文鑿

林光朝傳林亦之之傳陳漢漢傳之希逸○樂軒名陳漢字元繁福清人也

及筆力之所至有不自知其過於激鄰於誕者其初心豈曰吾欲以此而垂世立教哉又豈曰吾欲以此而崇老抑儒哉奈之何讀之者之不之察也非以虛

太玄之侯邑也

韓文上七與獨宿論文書辱示初筮賦圖筮一作仕實有思但力爲之古人不難到但不知直似古人亦何有得於今人也註無有字無得字僕爲文久每自則意中以爲好則人必以爲惡矣圖則一作節小稱意即人亦小怪之圖一無即字大稱意即人亦大怪之圖一無即字一無也字時時應事作俗下文字者圖一無文字一筆令人慙及示人必以爲好矣小慙亦蒙謂之小好大慙者即必以爲大好矣圖一本以爲亦作謂之不知古文真何用於今世也圖真一作直然以俟知者知耳昔揚子雲著太玄又皆笑之圖嚴曰子雲晚悔離蟲潛心與境集周易而草太玄當世之人或譏其尚白或謂其可覆晉龜或非其僭聖作經猶吳楚稱王蓋誅絕之罪也子雲泊然自守不以屑意始俟後世之子雲而已子雲之言曰圖一無之言一字也不我知無言也後世有揚子雲

無宗之則以異端闢之見既出塵語又驚世徃徃句讀之未盡通字義之未盡明則又以疑辭闕之脫簡誘女悲切之彼其心亦豈欲得此於後之人哉庸



必好之矣子雲死近于載竟  
未有揚子雲可歎也固歎  
作類 其時桓譚亦以雄書勝  
老子固以一作以爲孫曰譚  
字君山沛國相人也 老子  
未足道也子雲豈止與老子  
異道而已哉固一作乎 此  
不爲知雄者固一云此誠未  
必爲知雄者 其弟子侯芭  
頗知之固芭音巴也孫曰芭  
鉅鹿人嘗從雄居受太玄法  
言 以爲其師之書勝屈易  
然侯之他文固一作侯芭之  
他文 不見於世不知其人  
果如何耳以此而言作者不  
諱人之知也明矣直百世以  
俟聖人而不惑實諸鬼神而不疑耳固孫曰禮記中庸之文○耳一作矣 足下豈不謂然乎  
近李翱從僕事支頗有所得然其人家貧多事未能卒其業有張籍者年長於翱而亦學於僕  
其文與翱相上下 一二年業之庶幾至于至固庶幾下 無至字 一有全字 然閱其棄俗尚  
而從寂寞之道以之爭名於時固 有未知果能不叛去乎八字 久而不談聊感足下能自

牛建切萬別 齋先生玉堂林公  
得聖人之道於樂軒樂軒  
之視漆園所謂後世之子  
雲 庸齋之於樂軒則太  
玄之侯芭也於是出而爲  
之著其篇焉分其章焉析

遊於此故復發憤一進愈再拜

李白大鵬賦南華老仙發天機于漆園註士贊曰唐書志天寶元年詔封莊子爲南華真人

南華之二字玄同謹按云指  
莊周一心之德光也南於正  
行爲火也於五臟爲心也華  
者德謂德華也如日月華  
之謂也然則指心德之光華  
也天寶之封号并考則是而  
已心經註南無之言可并按  
也  
莊子孤白云南者明也大方  
無量之謂華者法也出況不  
深之謂人心真体不生不滅  
不垢不淨無是非無生無  
死大虛不危其体日月不踰  
其光八万四千十方三界都  
從內見不自外假

其句焉明其字焉使篇無  
不解之章章無不解之句  
句無不解之字句之虛者  
以實異者以同疑者以信  
脫者以完而南華一經歷  
幾千百載始得爲天地間



在宥篇雲將東遊過扶遙之  
技而適遭鴻蒙鴻蒙方將拊  
解爵躍而遊註云雀躍形容  
其跳躍自樂之意也  
手舞足蹈毛詩小序曰詩者  
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  
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  
之不足故嗷歎之嗷歎之不  
足故永歌永歌不足故不知  
手之舞足之蹈  
子罕篇顏淵喟然歎曰仰之  
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廬忽  
焉在後註恍惚不可爲象也  
此顏子深知夫子之道無窮  
盡無方休而歎之也  
訓詁會通古今之言也前賈  
誼傳爲元氏傳訓故師古曰故有通其指義也儒林傳訓故大義註故讀作詁也  
集大成子孟子萬章上孔子謂之集大成○註猶作樂者集衆音之小成而爲大成也成者樂  
之一終也○朱子語類曰朱子集群聖之大成

全書豈惟老仙將雀躍於  
九萬里之上樂軒亦必且  
手舞足蹈於瞻前忽後之  
間矣或曰以性命之書加  
訓詁之學若朱夫子所謂  
集大成者其自易經以至

姚排白舜生姚墟故謂之姚  
賈子孫因以爲氏姚句會云  
禹母吞薏苡而生因姓姚氏  
真西山云魏正始中何晏等  
祖述老莊以清談相尚至晉  
此風益甚豈嘗立論以天地  
萬物皆以無爲本由是士大  
夫皆以無爲本以浮誕爲美  
如庾亮輩皆以清談爲風流  
之宗會稽王昱等又從而扇

騷詞莫不有釋乃獨闕然  
於莊書者將無不可哉同  
曰上規姚姒下逮莊騷非  
韓公之言乎晉宋人未足  
盡莊老實處非朱子之言  
乎不然豈其猶有所未盡

不盡  
之二  
字換  
三不



之雖謝安之賢不免為晉俗  
所移終於晉亡不能其字又云  
何晏王弼王衍葛玄競相慕  
效專事清談風流波蕩晉遂  
以亡文中子曰清談盛而晉  
室衰非老莊之罪也夫清談  
之弊止祖於老莊謂非其罪  
可乎

耶抑果有所待而然耶庸  
齋之功當不在朱子下矣  
同懼夫學者忘昔之難樂  
今之易而成至於忽之也  
故重言焉景定辛酉季夏  
望日石塘林同謹書

萬姓統譜林希逸字肅翁福清人紹定間進士第四人初為平海軍節度推官以清白稱  
中遷秘書省正字因對乞信在給諫又乞早決大事以慰人望上皆開納景定間司農少卿言  
亦之藻及林公逸俱經明行修終於布衣乞褒贈以旌後學從之官終中書舍人号庸齋所著  
有易講春秋傳老莊列口義考工記解竹溪稿等行于世

真凡例云史記言莊子與梁  
惠王齊宣王同時今其書所  
載魏瑩即梁惠王也又言莊  
子與魯哀公論禪則莊子又  
與孔子同時矣

莊子庸齋口義發題

庸齋林希逸

莊子宋人也名周字子休  
生睢陽蒙縣在戰國之初  
與孟子同時隱遁而放言  
者也所著之書名以莊子



莊子雜篇寓言第二十七篇  
言十九重言十七危言日出  
希逸註云寓言者以已之言  
借他人之名以言之十九者  
言此書之中十七篇其九謂寓  
言多也如齧缺王倪庚桑楚  
之類是也重言者借古人之  
名以自重如黃帝神農孔子  
是也十七者言此書之中此  
類十居其七也危酒危也人  
皆可飲之而有味故曰危  
言日出者件件之中有此言  
也  
呂吉甫曰寓言十九則非寓  
而言者十七重言十七則非  
重而言者十三而已危言日  
出和以天倪則寓與不寓重與不重皆危言也何謂寓言十九天道近在吾心以吾心之彼  
而疑則不信猶父不為子謀必藉知論之非吾不欲直言人不可以直言故也何謂重言十七  
同已則應而為是異已則反而為非吾所以言於人者欲其應不欲其反也故因其心之所重  
者文之人而言之凡書中稱引古昔皆以耆艾為重者所聞先於我非以年也

自分為三內篇七外篇十  
五雜篇十一雖其分別次  
第如此而所謂寓言重言  
危言三者通一書皆然也  
外篇雜篇則即其篇首而  
名之內篇則立為名字各

陸方壺云危言者危酒之言和理而出却非世俗危酒間謔浪來傲爭論是非之言夏之術人  
佛可以消歲月夫理本至齊而人則各執其所見於是乎是非同異紛然不齊因其不齊而吾  
復以言齊之則我之所言之言與彼之所言之言不齊皆成不齊與彼之所言之言不齊皆成不齊何  
者彼我之見原自不齊故不若不言以待其自齊不言者非其口而不言也不爭是非不論  
同異雖言之而未嘗有言也  
故曰終身言未嘗不言終身  
不言未嘗不言終身言者無  
心而任天理之便即和以天  
倪之謂也  
呂吉甫曰危言者言出未始  
有言則日出猶危而已危之  
為物酌於樽罍而時出之中  
虛而無積也  
言行錄外集十六陳亮字同  
父務州永康人紹興四年舉  
進士

有意義其文比之外篇雜  
篇為尤精而立言之意則  
無彼此之異陳同甫嘗曰  
天下不可以無此人亦不  
可以無此書而後足以當  
君子之論若莊子者其書



郭象字子玄王衍云象語如  
勝河水瀉而不竭  
晉東海王越引爲大傳王簿  
郭子玄謂卽郭象烏語也  
晉河內向秀子期常侍嘗註  
莊子郭象竊之期仕晉

焉海粟碧岩跋世尊住世四  
十九年六百函文字云獨庵  
外集續藏第三云大同府華  
嚴禪寺重脩藏閣碑云余空  
自造大藏經卷計五千四十  
八卷函計六百云

京隆所述尚直編問曰佛經  
中語有與老莊相似者聊庵  
謂佛經剽竊其說此意如何隆答曰佛是天上天下三界大聖人也太道周圓萬德統備見人  
之所不見明人之所不明故有窮妙道之極談整秘曠之玄奧豈藉老莊之言以爲用乎而况  
歷朝三藏師生豈未嘗善吾中國之書惟解中國之語是故到吾中國翻譯梵經而爲中國之  
語如番邦所用通事人也只將梵語轉作唐音孰敢變聖人所說之辭而壞其經旨乎佛之風

雖爲不經實天下所不可  
無者郭子玄謂其不經而  
爲百家之冠此語甚公然  
此書不可不讀亦最難讀  
東坡一生文字只從此悟  
入大藏經五百四十函皆

耶王時老子生周定王時老子後於佛四百餘年矣且夫前人竊後人之語後人竊前人之  
語耶聊庵欲蔽佛之光明千百方計反而仰之也人雖可瞞天不可欺也

細繹句會細與抽通說文引  
也增句拔也繹說文抽系也  
又尋繹也陳也  
漢谷永傳燕見細繹師古曰  
音抽謂引其端緒也

自此中細繹出左丘明司  
馬子長諸人筆力未易敵  
此是豈可不讀然謂之難  
者何也伊川曰佛書如滂  
聲美色易以惑人蓋以其  
語震動而見易搖也况此

見見識之見也



玄同案衡車上牽牛兩傍縛  
頸木也兩木不相齊則不行  
故曰爭衡案勻府引文粹曰  
前後敢爭衡  
衡勻會說文牛觸橫大木以  
角入行聲徐曰謂牛好抵  
觸以木闌制之也又車輓曰  
衡

金剛經無邊功德如來為發  
大乘者說

最上至極之處也乘佛乘也猶佛法也○大乘禪小乘禪最上乘禪○法華經云如來但以一  
佛乘故為眾生說法無有餘乘云云唯有「乘法無二亦無三」

書所言仁義性命之類字  
義皆與吾書不同一難也  
其意欲與吾夫子爭衡故  
其言多過當二難也鄙略  
中下之人如佛書所謂為  
最上乘者說故其言每每

蹊徑蹊徑路也勻府又穿徑也玄同私云蹊徑所謂小路也唐李入進禮部侍郎諸謁不行語  
曰李下無蹊徑也勻府李入字尚真  
機勻會王發也機弩牙戾也  
頓宗大乘小乘權教實教頓教經家論家之八之內頓教者即心即佛之法也前之佛書所謂

為最上乘者說者是教意也  
如來禪也頓宗祖師禪也華  
嚴者用頓宗之理也

過高三難也又其筆端鼓  
舞變化皆不可以尋常文  
字蹊徑求之四難也况語  
脉機鋒多如禪家頓宗所  
謂劔刃上事吾儒書中未  
嘗有此五難也是必精於

維濟錄上堂僧問如何是劍  
刃上事師云禪事禪事



語孟中庸大學等書見理  
 素定識文字血脉知禪宗  
 解數具此眼目而後知其  
 言意一一有所歸著未嘗  
 不跌蕩未嘗不戲劇而大  
 綱領大宗旨未嘗與聖人

跌蕩句會語文跌踴也从足失聲一曰越也徐曰跌踴過越不拘也

戲劇二字之義連而戲言也句會句府戲劇連屬之字也

曰李下無劇至也台休奉入字句真

異也若此眼未明強生意  
 見非以異端邪說鄙之必  
 為其所恐動或資以誕放  
 或流而空虛則伊川濔聲  
 美色之喻誠不可不懼希  
 逸少嘗有聞於樂軒因樂

希逸少嘗... 林經德後序云竹溪之學得之樂軒樂軒得之綱山綱山得之艾軒艾軒林光朝字謙之莆田人也宋隆興已下第致事心聖



賢與屬之筆取登在版在詞  
披多論駁不得其一二而取焉  
艾軒先生○細山林亦之字  
可福清人也○樂軒各陳  
漢字元系福清人也○  
林希逸字肅翁莆田人也

梗海篇屠也藥大率也

書言故事博覽曰波獵漢賈  
山步獵書記不能為醇儒注  
波渡水也獵捕獸也書記看  
遍若渡水登山獵獸無處不  
到但不能精詳所以不能為  
真儒也

王元澤名秀宋左諫議大夫  
註內篇雜說二十九則

軒而聞艾軒之說文字血  
脉稍知梗槩又頗嘗涉獵  
佛書而後悟其縱橫變化  
之機自謂於此書稍有所  
得實前人所未盡究者最  
後乃得呂吉甫王元澤諸

秋水篇是直用管闕天用錐指地不亦小乎

晉獻之年數歲觀門生樗蒲註門生獻之同門生也樗蒲奴陸也詳見前 日南風不  
就爭也昔鄭將飯晉起楚師伐鄭晉國師曠曰吾驟歌南風歌者吹律以詠八風也言晉聞楚  
伐鄭嘗歌此風以聽晉之強弱又歌南風以聽楚之強弱南風音微多甫殺之聲楚師伐鄭必  
無成功故曰不說獻之引南  
風謂門生曰樗蒲無所成功  
若楚之南風焉 門生曰此  
即亦管中窺豹特見一斑獻  
之拂衣而去註此鄭門生植  
獻之也以竹管之中視其見  
不過見一斑點而已喻所見  
極小世門生不務勤於事而  
反以獻之為小見

復生史記范雎傳上書秦昭  
王曰雖舜禹復生不能改也

家解說雖比郭象稍為分  
章析句而大旨不明因王  
呂之言愈使人有疑於莊  
子若以管見推之則此書  
自可獨行天地之間初無  
得罪於聖門者使莊子復



漢書司馬遷傳曰死者不可復生神宗元云其體然而不顧者雖聖人復生無如復何李自大鵬序云豈敢傳諸作者庶可示之子弟而已

生謂之千載而下子雲可也非敢進之作者聊與諸同志者共之

草沐而大言不明因王

漢書司馬遷傳曰死者不可復生神宗元云其體然而不顧者雖聖人復生無如復何李自大鵬序云豈敢傳諸作者庶可示之子弟而已

穆陵宋理宗之廟號也宸翰按勺會宸說文屋宇也帝居曰宸翰文選擇軌洙翰然則宸翰則天子之御冊也

指歸按勺會指趣曰飯指飯之字蓋出於是

### 穆陵宸翰

披味奏函較陳子義以天

地人之實理明老莊列之

寓言得其指歸各為詒訓

卿之該貫若此時備觀覽

所益良多簡在朕心故茲

詠文說教也徐曰訓者順其意以訓之也亦雅訓道也道說道義也詒說文訓故言也亦雅言有古今也前漢儒林傳訓故大義註故讀作詒該貫勺會該備也貫古玩反事也

論語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尔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告禹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



不蔽簡在帝心  
嘉獎嘉獎美也褒也美說文譽也崇也

嘉獎嘉獎美也褒也美說文譽也崇也

嘉獎

付林希逸

寓言身其計謂谷為暗暗

此人之實與朋來其反之

赴和秦函神刺于養以天

野刻宗師

嘉獎嘉獎美也褒也美說文譽也崇也

李衷一云人心真体不生不滅不垢不淨無是非無生無死太虛不包其体日月不踰其光八萬四千十方三界都從內現不自外假故遊者心之遊齊者心之齊王者心之王世者心之世存心之待宗者心之宗應者心之應七篇之言本抵皆心謂矣以其直指本體出入入夫出生入死而言故者之曰內篇

### 莊子肅齋口義目錄

卷之一 逍遙遊 齊物論 人間世

卷之二 養生主 德充符 人間世

卷之三 大宗師 駢拇 應帝王

卷之四 胠篋 在宥 馬蹄

卷之五 天道 刻意 天運 繕性

遙遊謂心與天樂也逍遙汗浸自適之義夫人之心体本自廣大但以意見自小積生障碍此篇極意形容出箇致廣大的道理令人展拓胸次空諸所有一切不為世故所累然後可進於道肯人有云振衣千仞風濯足万里流太矣夫不可無此氣節海闊從魚躍天空任鳥飛大丈夫不可無此度量白沙先生亦云若無大度量爭得聖胚胎意蓋如此又恐人疑曠蕩而無所用故未復結以大執本樽謂人但不知所以用其大耳亂序曰內則談於理本外則



談其事迹事雖彰著非理不  
通理既幽微非筆莫顯欲先  
明妙理故前標下外  
▲又  
云逍遙者古今異不同今沈  
舉紘綱畧為三秩第一顏桐  
相云逍遙者銷也遙者遠也銷  
盡有為累遠守無為理以斯  
而遊天下故曰逍遙遊第二  
支道林云物物而不物於物  
故逍遙無我待之感不疾而  
速故逍遙然靡不為以斯而遊  
天下故云第三王穆夜曰道  
遙者蓋是放任自得之名也  
至德內充無時不適忘懷應  
物何往不通以斯而遊天下  
故云  
▲李袁云遊者心  
有天遊也道者酒也遙者遠也逍遙遠去優遊自在也篇中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辨以遊無  
窮者正道遙遊也  
▲筆乘云逍遙古作消搖黃幾復解云消者如陽搖而水消雖耗也不竭  
其本搖者如舟行而水搖雖動也不傷其內遊於世如是惟休道者能之

### 卷之六

秋水 達生 至樂 山木

### 卷之七

田子方 庚桑楚 知北遊

### 卷之八

徐無鬼 則陽

### 卷之九

寓言 讓王 說劍

### 卷之十

漁父 盜跖 列禦寇

莊子內篇齊物論

外物篇曰無天遊則六鑿相攘希逸口義云以天理自樂則謂之天遊  
左傳杜預序云優而乘之疏優乘俱訓安寬舒之意也○優遊自如貞優寬裕也游尔雅順流  
而下曰游  
▲伊川春秋傳序曰優游涵泳然心適  
論語曰侍側嘗如也  
▲路行之如也  
莊子樂之類也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  
子福履綏之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  
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矣○  
南山有臺此山有樂只君  
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  
無期  
采芣苢之采也天下和平  
則婦人樂有子矣○采芣苢  
芣苢三采之采采芣苢言  
有之采采芣苢言獲之采  
采芣苢言擇之采采芣苢  
言結之采采芣苢言獲  
之

### 莊子內篇齊物論卷之一

扁齋林 希逸

### 內篇逍遙遊第一

逍遙遊者此篇所立之名也內篇有  
七皆以三字名之遊者心有天遊也  
逍遙言優游自在也論語之門人形  
容夫子只一樂字二百篇之形容人  
物如南有樛木如南山有臺曰樂只  
君子亦止一樂字此之所謂逍遙遊  
即詩與論語所謂樂也一部之書以  
樂字為首看這老子胸中如何若  
就此見得有些滋味則可以讀芣苢  
矣芣苢一詩形容胸中之樂佛一樂



音義鵬古鳳字鳳飛群鳥從以垂數故以朋黨字

音義六垂天之雲垂猶遠也其大如天一面雲

本雅云扶搖謂之騰上行風謂之扶搖也水擊飛舉翼擊水也

音義云野馬春日淫中遊氣如野馬馳也塵埃天地間氣

字亦不說此詩法之妙譬如七層塔上又一層也

北冥有魚其名為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謂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

謂造物但換得字新即老子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言甫註人自下視天見其蒼人果正色邪遠而無所至極邪不可知也惟不可知故未嘗以所居為下則鵬之自上視下亦豈知所以為高哉

云大舟必須深水小芥不須洪水苟其大小得宜則物皆逍遙  
崔云堂道謂之坳司馬云塗地令平也  
陸方壺云膠謂粘着于地而不能動也

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劫闕者而後乃



蠖或蟻或蟻蟻所化鳩或  
化鷹鷹或化鳩二物皆造物  
中之蛇化故借與觀鳥比然  
循本云蠖蟻類形黑而五月  
者為蠖形而七月以後鳴者  
為蠖山鵲也以鳩形類之故  
名蠖鳩李哀云小鳩也音  
義云一云蠖讀為滑鵲鵲也  
秋水篇中國之在海內不似  
梯米之在大倉乎  
則陽篇魏瑩與齊公將戰惠  
子聞之而見戴晉人惠施  
之於戴晉人曰有所謂蠖者  
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蠖之  
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蠖之  
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  
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  
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  
請為君實之君以意左四方  
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知  
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  
國則於無窮之中有魏於魏  
中有梁於梁中有王與蠻氏  
有辨乎君曰無辨客出而君  
惘然若有亡也

今將圖南蠖與鷺鳩笑之曰我決起而  
飛槍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  
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

此段只是形容胸中廣大之樂却設此  
譬喻其意蓋謂人所見者小故有世  
俗紛紛之爭若知天地之外有如許世  
界自視其身雖太倉一粒不足以喻之  
戴晉人所謂蠖角蠻觸亦此意也北冥  
北海也鰓鵬之名亦寓言取或以陰陽  
論之皆是強生節自為之飛也必以氣  
下一怒字使自奇特海運者海動也今  
海瀕之俚歌猶有六月海動之語海動  
必有風其水湧沸自海底而起聲聞  
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  
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為君實之君  
以意左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  
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則於  
無窮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  
王與蠻氏有辨乎君曰無辨客出而君  
惘然若有亡也

實海也稽康云取其真無涯也東方朔  
曰談陰陽之論 膚解云言南北何  
坎北位陰方也南離位陽方也真者  
幽遐玄渺之所也言魚鳥何魚性潛  
陰物也鳥性奮陽物也鰓鵬魚鳥中  
最大者也化者何陰化陽也化取鳥  
何鳥羽族飛輕也所謂白日生羽翰  
也故曰飛曰翼鰓鵬何吸陰全也化不  
於北而之南何南方之風也南方陰始  
生其風曰景風景者陽氣道竟也所謂  
六月息也南不盛火而盛水何坎水  
填離相火滅矣佛經所云南無也  
劇篇海云戲也  
杜子美題省中壁詩云掖垣  
竹垠梧十尋洞門對雪常陰  
陰落花遊系白日靜鳴鳩乳  
燕青春深腐儒衰晚謬通籍  
退食遲回違寸心袞職曾無  
一字補許身愧比双南金  
方三八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虛也  
願也安願欲後時言此事

數里言必有此大風而後可以南徙也  
南冥亦海也莊子又以天池訓之齊諧  
書名也其所志述皆怪異非常之事如  
令山海經之類然此書亦未必有莊子  
既撰此說又引此書以自證此又是其  
戲劇處搏飛翔也扶搖風勢也三千九  
萬即形容其高遠也去以六月息者此  
鳥之往來必歇在半方方可動也野馬  
塵埃三句此是他文字最奇處前後說  
多不通野馬遊絲也水氣也子美所謂  
落花遊絲自自靜是也言此野馬塵埃  
自何而得皆世間之生物以其氣息自  
相吹噓故虛空之中有此物也此三句  
本要形容下句却先安願於此謂人之  
仰視乎天見其蒼蒼然豈其正色特吾  
目力既窮其上無所極止故但見濛濛



而先置措于此也

書集下蔡京賜第有六鶴堂  
高四丈九尺人行其下望之  
如蟻

相若同相若也

秋水篇云蓬然越於北  
海蓬然然入於南海而似無  
有何也口義云蓬之風聲也

陸方壺云天折也關不通也  
决氣控地之類也

然亦鵬之飛也既至於天上則其下視  
人間不知相去幾千萬里其野鳥塵埃  
相吹之息亦必如此濛濛然猶人之在  
下視天上也此數句只是形容鵬飛之  
高如此下得來多少奇特若如從前之  
說以鵬為大野馬塵埃為細與前句不  
相接後句不相關如何見得他筆力水  
之積也不厚為下句風之喻也如堂堂  
上均深處也其水既微但能浮一芥而  
已以杯盞之類置其間則膠在矣膠音  
教言粘在不動也鵬在天上去地下九  
萬里風自溪谷而起而後蓬蓬然周遍  
四海鵬既在上則此風在下培厚也九  
萬里之風乃可謂之厚風如此厚風亦  
能負載鵬翼背負青天言飛之高也莫  
之天闕無障礙也圖南自北海而謀南

口控口會自送百蒼夏切引也  
東白苦紅切徐之口江句枯  
江切也薛子儒以金控其願  
疏云控提也引也窮也

局量勉齊黃氏云指心之蘊  
蓋也合喙云局量所受之量  
也

局量勉齊黃氏云指心之蘊  
蓋也合喙云局量所受之量  
也

徙也圖謀也蝸蟬也鸞鳩學飛之小鳩  
也鸞或作鸞音頑亦小鳥而已兩字皆  
通矣起者奮起而飛也捨突也奮起而  
飛欲突至於榆枋之上不過丈尺之高  
有時猶不能至又投諸地控投也言我  
所飛不過如此且有不能彼乃欲辯九  
萬里之風而南徙於天池奚以者奚用  
也此意謂淺見之人局量狹小不知世  
界之大也  
適莽蒼者三飧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  
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一蟲  
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

徒也圖謀也蝸蟬也鸞鳩學飛之小鳩  
也鸞或作鸞音頑亦小鳥而已兩字皆  
通矣起者奮起而飛也捨突也奮起而  
飛欲突至於榆枋之上不過丈尺之高  
有時猶不能至又投諸地控投也言我  
所飛不過如此且有不能彼乃欲辯九  
萬里之風而南徙於天池奚以者奚用  
也此意謂淺見之人局量狹小不知世  
界之大也  
適莽蒼者三飧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  
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一蟲  
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



奚以知一結前生後也小年不及大年小知不及大知之故何以知也故下言其然

循本云其即南冥靈龜也麟鳳龜龍謂之四靈其靈真海之靈龜也朝菌與大椿蟪蛄與冥靈是舉一植一動對說則冥靈非植物明矣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者史記千歲龜尺二寸二個五百總千歲之數也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者折椿字為二介八百乘之以千則二箇八千之數也消移其撰偶然出此殆亦多字二首六身之類但讀者未之悟耳○椿之字木之邊八十也以八乘十則八千也旁者春也春八千秋八千總一萬六千也

疏註錢名鑿帝顛頊之玄孫也善養性能謂鼎進雉羹於堯堯封於彭城其道可祖故謂之彭祖歷夏商周年八百歲也音義云在商為守藏史在周為柱下史一云卽老子也一云年七百歲也

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眾人匹之不亦悲乎

莽蒼者一望之地莽蒼然不見我欲適之往一來不遇三飯而腹猶果然果實也食未盡消也言其近也將為百里之往則必購糴曰糴糴米而去非可三殮而已為千里之行則須三月聚糧矣此三句以人之行有遠有近則所食亦

云云悉是無小無大由不死不生之理而相均為有形之累也焉有不及不如於其間乎

朝菌生以朝訖故曰朝菌

有多有少亦如人見有小大則所志趣亦有遠近又為鵬與蜩鳩之喻也二蟲者蜩鳩也言彼何足以知此故曰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生不及大年此兩句又是文之一體以小知大知一句結上鵬鳩又以小生大年一句生於下段譬喻朝菌大芝也亦名曰及生於糞土暮生見日則死彼但知有朝暮而已安知有晦朔也蟪蛄寒蟪也春生夏死夏生秋死不見四時之全故曰小生冥靈木名也木椿亦木名也此亦寓言不以求其實言冥靈之生一千年五當一歲大椿之生一萬六千年五當一歲彭祖僅年八百至一萬六千乃以高壽特聞於世眾人皆欲慕之而不及亦是見小而不知天也久壽也四暮而求似以人也



列子湯問第五云殷湯問於夏革曰古初有物乎夏革曰古初無物疏云革棘聲相類蓋字之誤也勻會隋韻華字註解云史始皇紀不用革華音棘通作棘

疏云地以音為毛髮北方互寒之地草木不生故名窮髮所謂不毛之地也

鯢鰐之圖南斥鷃之騰躍小大下同故曰此小大之辨也

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為鯢有鳥焉其名為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鷃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

大之辨也

此段只是前段又翻說下句證據言向來湯曾問棘此其事也棘人名也是已即是也據此下句合結在下以結語為起語此其作文鼓舞處窮髮不毛也扶搖風勢也羊角亦風之屈曲勢也搏飛翔也絕雲氣者言九萬里之上更無雲氣人言泰山絕頂雲皆在山下雷鳴如嬰兒聲然令人亦言雲只在半天是也圖南且謀適南冥也言謀為南徙之誌而後往南海也斥小澤也斥澤之鵬小鳥也飛之至者言我翱翔蓬蒿之間其飛如此亦至樂矣又何必他往哉其意即與前一段同

東坡八之卷唐道人言天目山上俯視雷雨每大雷電但雷聲中如嬰兒聲殊不聞雷聲也



未樹者言未行世也  
音義云未樹者未立至德也  
須溪云未樹者猶有所倚也  
猶未離乎是非者也雖列子  
御風至矣猶未得為逍遙也  
都無所待而後謂之遊是前  
之語培風者亦未得為逍遙  
也鵬者遊之始也方里出門  
初見天色及其至此則又不  
是言矣

故夫知效一官行去聲此一鄉德合一君  
而徵不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  
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  
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  
分辨乎榮辱之境斯已矣彼其於世未  
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  
風而行冷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  
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

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風而行冷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

疏李願云平日朝霞日午正陽日入飛泉夜半沈澹天地一氣為六氣也又杜預云六氣  
陰陽風雨晦明也

又支道林云六氣天地四時也辨者變也既曰是向天地之正六氣之辨者變也即坎離陰陽  
二用所謂天地設位而易行于其中者是也一歲中自冬至子一陽生至四月巳為六陽夏至  
午一陰生至十月亥為六陰  
一闔一闢來往無窮一月三  
十日亦具此造化一日十二  
時亦如此而人之一身亦如  
此

集氏云至人知道內真諸心  
而派絕無寄故曰無已神人  
盡道成遂万物而妙用深藏  
故曰無功聖人知道神化蕩  
蕩而不可測故曰無名  
陸方虛云至人也神人也聖  
人也蓋本空替極美之詞也

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  
氣之辨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  
曰至人無已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知效一官言其智能可以辨一職之事  
也行此一鄉言其德行可以比一鄉  
而使入歸向也德見知於一君是為遇  
合而可以號召於一國言至一國之事  
也此三等入各以其所能為自足其自  
視亦如斥鷃之類宋榮子見之大者也  
猶然笑貌也宋榮子之為人雖舉世毀  
之譽之而不加勸沮言不以為意也視  
彼一鄉一國之士傲見可笑然宋榮子  
之所以能此者何也蓋知本心為內凡

行



物為外故曰定內外之分在外者則有榮辱在內者則無榮辱知有內外之分則能辨榮辱皆外境矣斯已矣者言道理只如此也彼既以本心為重外物為輕則豈肯汲汲然以世俗為事數數汲汲也雖然宋榮子之能固如此亦未有大樹立作家處若列子者以身御風而行虛空之間半月而後反其御風之時冷然而善此形容其飄飄之貌也冷然飄然也善美也彼既能乘風而行又禪修身以求福汲汲然惟恐不及者不足言矣未數數者言其未肯似他如此數數也人之行也在地列子之行也御風此雖免乎行矣而非風則不叫故曰猶有所待若夫乘天地之正理御陰陽風雨晦明之六氣以遊於無物之始而無

高士傳云許由字武仲堯聞致天下而讓之乃退道中告潁水之陽箕子之下隱堯又為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潁濱時巢父牽犢欲飲之見由洗耳問其故對曰堯欲召我為九州長惡聞其故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處高岸深谷人道不通孰能見子故浮遊欲聞求其名譽汚吾犢口牽犢上流飲之

高士傳云許由字武仲堯聞致天下而讓之乃退道中告潁水之陽箕子之下隱堯又為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潁濱時巢父牽犢欲飲之見由洗耳問其故對曰堯欲召我為九州長惡聞其故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處高岸深谷人道不通孰能見子故浮遊欲聞求其名譽汚吾犢口牽犢上流飲之

所窮止若此則無所待矣此乃有迹無迹之分也至於無迹則謂之至人矣謂之神人矣謂之聖人矣無已無功無名皆言無迹也特下三句贊美之又贊美之也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既已治也

澤

神農之時句有五  
一雨  
二雨  
三雨  
四雨  
五雨

王



李表一云言安能替我之休  
歸而代子之役人乎許由真  
道遊也

焦察方言自關以東謂之工  
雀巧婦鳥也一名女巧婦  
深處而巧爲巢也

歸休乎君李表一云君真君  
也所謂實也歸藏也休養也  
葆神凝神不自用也故無所  
用天下爲

炸東言燒也皇甫高傳東炸  
葉城

履吾賢人也連叔懷道人也  
政實云接輿姓陸名通記者以其接孔子之與故名之漢韓嬰傳接輿躬耕而食其妻之市末  
返楚王使使資金百鎰請治河南接輿笑而不答使者不得辭而去妻自君使不從非忠也從  
之是違義也乃夫婦共遁夫負谷離妻帶經墨髮易姓名而去莫知所之  
管見云肌履若冰雪林抱紉素塵莫能汚也綽約若處子守氣自全善莫能及也不食五穀吸

風飲露則絕除世味納天地之清冷乘雲御龍遊乎四海則凌厲大空同元氣之冥漠所謂不  
行而至飽造物遊者也其神疑使物不疵厲而年穀熟則養神之極者非唯自全而已又足以  
贊天地之化育輔万物之自然此言推已以及物之效所以合神而不測製道無方也或者爲  
名相所移求其山於絕垠之外則所謂神人者益遠矣又鹿邱批糠陶鑄堯舜之語若輕堯舜  
然及考經旨所取實尊之至  
也謂世人所稱堯舜推尊之  
爲聖人者徒名其塵垢秕糠  
耳堯舜之實惡可得而名言  
邪  
循本徑與庭相距本不遠今  
接輿之言比之尋常言語大  
異如逕庭之大遠不比尋常  
逕庭也大有逕庭者其言之  
量廣大而無窮也  
抱朴子云永生之道當知二  
山非華岳也非崑崙也一日  
大元之山一日長谷之山指  
人身言藐姑射意亦人身中  
山也  
范注山以喻身藐姑射言其

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實

也吾將爲賓乎鶴鶴巢於深林不過一

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子無

所用天下爲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

樽俎而代之矣

燭火炬火也日月既明何用把火時雨

既降何用抱糞堯謂許由必則天下自

洽而必使我主此我自見其不足故以

燭火浸灌自喻也尸者主也致天下者

言以天下歸之汝也名不出於我而出

於人則是在外者也以名對實則實爲

王而名爲賓五口不爲賓者言吾不以  
物自喪其身也鶴鶴偃鼠許由自喻也  
言其有以自足也偃伏也偃鼠潛伏之  
鼠也歸休乎君言君且歸去休不必來  
訪我也庖與尸祝其業不同言我不能  
舍我之所樂以代汝各守其所守亦猶  
尸祝不肯違越去其樽俎祭器  
俎而代庖人烹割也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  
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  
無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  
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



迷妙神人即身中之至靈者人能求諸幽眇之中而得其至靈者則不食其五穀吸風飲露乘雲御龍游于四海非過論也或若求之于外不亦遠乎

馬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孰吾以是任而不信也連叔曰然昏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將滂礪萬物以為一世斲乎亂孰弊弊焉以

今所稱堯舜者徒名其塵垢粃糠耳疏散為塵厖為垢穀不孰為粃穀皮為糠皆狠物也

今所稱堯舜者徒名其塵垢粃糠耳疏散為塵厖為垢穀不孰為粃穀皮為糠皆狠物也

天下為事之人也物莫之傷木浸替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孰是其塵垢粃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就肯以物為事

肩吾連叔皆未必實有此人此皆寓言亦不必就名字上求義理中間雖有二亦可解詭而實不皆然也無當者無實也







越今會稽山陰縣也越通江  
湖斷髮文身以避蛟龍之難  
乘一云飾冠於首蔽之之譬  
斷髮不用不以物為事之譬  
也

此兩段結上兩段

○宵 小神靈會上說作什像  
○又先 讀謀文六百深目也  
○又先 讀莫取貝取青眼社  
○又先 讀子年然其天下猶惶  
○又先 讀然木子假說

○又先 讀字註論夫深遠也詳  
○又先 讀此字註集韻或作何通作  
○又先 讀恍同韻會上書美長  
○又先 讀賦忽驚亦作恍恍子神心  
○又先 讀恍恍又作恍恍子神心

史記滑稽傳注索隱曰滑稽亂也  
滑稽也以其言辨捷之人言非若  
是說若非能亂同異也楚  
論云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崔浩  
云滑稽音骨替流酒器也轉注吐  
酒終日不已言出口成章詞  
不窮竭若滑稽之吐酒故揚雄  
酒賦云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盡  
日盛酒人復藉治是也又姚察  
云滑稽猶俳諧也滑稽如字替  
音計也以言諧語滑稽其知計  
疾出故云滑稽也

象海穀梁隱元年象內諸侯  
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  
侯疏云象內者王都在中諸  
侯四面遠之故曰象內  
汾水今晉州平陽縣也堯都  
也

音義惠子名施相魏惠王執  
音護一音戶郭反  
疏孰勺也  
司馬云實中容五石

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  
無所用之

章甫冠也越人既斷髮不用衣冠宋人  
以此為貨而往越宜其無賣處也莊子  
此言蓋謂其所言廣大今世之人無非  
淺見此言何所用謂世不足與語此也  
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

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  
焉

此章亦見廣而後知自陋之意以堯之  
治天下古今第一人矣而於汾水之南

見四子於藐姑射之山猶且恍然自失  
况他人乎喪其天下忘其天下也窅然  
茫茫之意也四子既無名或以為許由  
齧缺王倪被衣或曰山海經云藐姑射  
在象海外汾陽堯都也在堯之都而見  
姑射之神即堯心也一本二迹三非本  
非迹四非非本迹也如此推尋轉見迂  
誕不知此正莊子滑稽處如今人所謂  
斷頭論正稟學者如此揣摩前後解者  
正落其圈櫃中何足以讀莊子其實皆  
寓言也大抵謂人各溺於所見而不自  
知其迷著必有木見識方能自照破也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贖我大瓠之種我  
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

上二卷一

三

窟窟 潤處 註也

恍惚 恍惚 恍惚



托也  
音義

飄句會云說文飄也徐曰半破飄以酌水為飄漢東方朔傳以飄酌海也方言飄或謂之飄  
音義音舉倫反又居危反不龜向云拘坊也司馬云文并如龜文也又龜縮也  
疏金方一寸重一斤為一金○斤十六兩  
技藝也巧也方術也

自舉也割之以為飄則飄落無所容非不嘒然大也吾為其無用而培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泝泝統為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為泝泝統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

吳國大水國ナリコレニヨリテ泝泝統ニトルニ已六王六日ナリ

疏云僂者繩絡之也樽者漆之如酒樽以繩結縛用渡江湖南人所謂腰舟也李哀云蓬舟上蓬也逢轉則行定則止轉移在人カ也亦有者力學強意疏云蓬草名舉曲不直也惠子既有蓬心未能直達玄理

浮江湖  
日二用レモシヤ

匏陸佃曰長而瘦上二口匏短頸大腹曰匏匏耳匏若長短亦殊壺匏也匏也中流一壺通作匏詩八月斷壺註匏也寶康匏如淳云大匏也通作壺  
絮之細者謂之統徐曰精者曰綿繭內衣謹婦者與其外膜緒雜為之曰絮

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泝泝統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匏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  
匏可為瓢者有也實匏之子也一匏之大其子五石則亦可以盛五石之水矣堅重也瓢半匏也匏落淺而大之貌也培擊碎之也泝泝統手者言冬月用此藥而手不裂也泝泝統打洗也統絮也以有此藥而為入洗絮數世以此為業也樽浮











李哀云心如死灰者火滅也相火滅矣猶佛云南無也形如槁木者木沉也皆靜定坐忘之意

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

隱几者憑几也嗒然者無心之貌也喪其耦者人皆以物我對立此忘之也槁木者無生意也死灰心不起也今之隱几者言今日先生之隱几非若前此見人之隱几也有我則有物喪我無我也無我則無物矣汝知之乎者言汝知此理乎吾即我也不曰我喪我而曰吾喪我言人身中纔有一毫私心未化則吾我之間亦有分別矣吾喪我三字下得極好洞山曰渠今不是我我今正是渠便是此等關竅全在

傳燈錄洞山价章云辭聖若問云和尚百年後忽有人問還自得師真如何祇對若曰但向伊道即渡是師良久若曰承當渡少事大須審細師猶凝疑後因過水觀影大悟傷曰切忌從他不見過與我疎我今獨自在處不得逢渠渠今不是我我今正是渠應須從麼會方得契契

莊子欲形容物論之無情却從天地間得其尤無根者曰風知風之所從起與其所從受則不齊者齊乎

郭註夫簫管參差音商異律故有短長高下萬殊之聲雖方殊而所宜之度一也然則優劣無所錯其間矣况之風物異音同是而成身取焉則天地之籟見矣

循本云鼻口耳三者似人之形柝則相累積有空缺則圓而中空白則中底三者似器之形水聚生跡曰注水流

衣下之所曰汗二者似地之形此言其形也以下言其聲

○唱于五竿通韓非子曰竿為五聲之長故曰唱于唱者

眾竅如魚口之噉嚼也調調刁人樹尾風調然和而刁刁然微也今俗呼風小為調調地而采茶者以嫩條為刁

撥言刁今然可撥耳○調刁刁人則林梢之披靡皆無遺矣世間無日無是非大是大小底風小是小底風止而後齊

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

太塊噫氣其名為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號而獨不聞之琴瑟乎山林之畏

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柝似圈似臼似注者似汚者激者謫者

吒者吸者叫者謔者突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

子而隨者唱喁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







與囑又是相和之聲也天地間無形無影之風可聞而不可見之聲却就筆頭上畫得出非南華老仙安得這般手段每讀之真使人手舞足蹈而不知自己也此段只是說地籟却引說後段天籟自是文勢如此說者或謂此言地籟自然之聲亦天籟也固是如此風非出於造化出於何處然看他文勢說地籟且還他說地籟庶見他血脉綱領

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

比竹笙簧之類也人籟豈特比竹金石絲匏之類皆是此特舉其一耳前說地

李衷云曰自然也已止也人心之聲是非非方不同却從無聲中吹出到底却自己總取無聲有聲無聲分明有主張他作止咸自取耳取取於天也劉須溪曰吹之者造物也之六字重複三註無造化物之化字

籟後說天籟却把人籟只一句斷送了此亦是文法讀莊下之文須如此子細檢點庶得勿入處

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

吹萬萬物之有聲者也言萬物之有聲者皆造物吹之吹之者造物也而皆使其若自己出吹字使字皆屬造物自取者自取於己也咸其自取言萬物皆以爲我所自能而不知一氣之動誰實使之氣發於內而爲言遂下段一怒字與怒而飛同亦屬造物



大知以下正言

伯益作井市邑居為市廛為井又云市交易之處井共汲之所

老子載管窺意載管窺也神能無離乎口義云管窺也神也魄精也氣也

呂註云問之開之明量小大之不同也寐覺接攝有縵密密之不同也子夏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對曰戰勝故肥也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之樂又榮之兩者戰於胸中未知勝負故瘦先王之義勝故肥韓非子

大知閑閑小知間間大言炎炎小言詹詹

大知者上知之人也閑閑者從容自得也小知小計較者也間間者言彘星等兩字分別也太言者氣燄大者也炎炎有光輝也莊子之意伊周孔子孟荀在此一句內小言者小小見識之人也詹詹者瞻前顧後也百家之說南井之談皆在此十句內此四句總說世間有此兩種人知理會事功者言理會學術議論者

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為構日

以心聞

既說上四句了却就人身上發明其寐也魂交言夜則神集於其心也其覺也形開言晝則四體皆動用也此兩句自帝王至庶人皆在內構合也應於外者為接言人夜則安寢乎自以來遇合之間便有應接內役其心如戰鬪然日白如是故曰與接為構日以心聞即孟子所謂且晝所為有構白之者孟子說得便乎善被他如此造語精神百倍亦警動人後之禪家其言語多是此等意思縵者密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縵縵縵者有二種人做事慢性性又有二種人出言言語便有機穿故曰密又有

縵者密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縵縵

告子上平且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者幾希則其且書之所為有構白之者縵者之類也

縵者密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縵縵

縵者密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縵縵



厭意自  
身感切  
沉澗之意

○亦死  
三死之徒  
夫何故

也  
也  
也  
也

盟  
盟  
盟  
盟

小雅  
三物  
斯孔  
小於

述而篇子曰君子坦蕩小人長戚之註戚憂戚也戚之長無時而不憂慮也戚之憂懼也

詛盟胥札詛祝堂重詛詛盟詛主於要誓大事且盟小事且詛詛云盟者盟將來詛詛在過

義海老漁猶老好也須溪云漁在滿也但言漁則無先來易滿意呂註云殺若秋多言其復復陽則欲之淺深小同也喜怒哀樂至姚伏啓態則其情狀發見之不同也凡此皆吹力不同而使其自也如樂之出虛蒸

循本云喜怒哀樂慮嘆變姚伏啓態此以七情又翻十一般執從執從心言其心拘執也姚冷也伏於伏也啓開啓聰明也態度也有上云莫不美麗姚冷奇衣婦飾血氣態態何法與

同待見云慮則頭度末來嘆則略嗟既在變則輕躁而有所為熱則畏懼而不敢動姚則恍然以自肥佚則縱樂而忘返啓則情開而受物態則驕冷而長傲言人之狗物忘已者一體之中有此異狀計得慮失焦火疑冰是以形化心俱且消而近死也

態度之二句循本之註引有主態度為指上之事態之字此之類矣矣屈原九章懲於熱羹而吹蓬何不變此志也欲狀階登天者猶有畏之態也

齒地輩大者各中雉小者各齒云機弩牙也植箭也

○通勿  
○通勿  
○通勿

血溝也註于老而愈血

血溝也註于老而愈血

血溝也註于老而愈血

血溝也註于老而愈血

一種人愚前筭後不漏落一線路故曰密此皆言世之應物用心者然者不得自在皆有憂苦畏懼之心所謂小人長戚戚是也孔子則謂小人戚戚莊子之意則堯舜周孔皆為戚戚矣事之小者則惴惴然而懼故曰小恐惴惴事之大者則憂深思遠若夫

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其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秋令以言其月消也其溺之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血也近死之

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其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秋令以言其月消也其溺之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血也近死之

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其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秋令以言其月消也其溺之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血也近死之

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其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秋令以言其月消也其溺之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血也近死之

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其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秋令以言其月消也其溺之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血也近死之

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其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秋令以言其月消也其溺之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血也近死之

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其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秋令以言其月消也其溺之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血也近死之

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其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秋令以言其月消也其溺之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血也近死之

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其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秋令以言其月消也其溺之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血也近死之

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其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秋令以言其月消也其溺之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血也近死之

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其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秋令以言其月消也其溺之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血也近死之

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其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秋令以言其月消也其溺之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血也近死之

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其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秋令以言其月消也其溺之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血也近死之







真宰、禪家所謂至人、道家所謂元神、真隱也。化也。反人為真也。宰，增勻主也。宰，猶治也。何休註：前東方朔傳、朱草前東方朔傳、朱草前。

物則我不能知此。然造物之所為，必因人身而後見。故曰：非我無所取。如此，說得來。雖若近而可見矣。然其所為，見於於造物者，人實不知之。故曰：是亦迎矣。而不知其所為，使真宰造物也。若有者，似若有之，而不敢以為實有也。映萌芽之地也。不得其狀，即莫知其所萌也。可行者言天行之可見者也。已信者其實也。造物之所行，信者有之，而但不見其形，即莫知其所為使也。有構言有實也。即信也。無形即不見其形也。自日夜相代以下，皆言造物之所為。雖在面前，而人不可見。及反覆覆網繹，許多語句，辭甚切，而意甚至。蓋欲人於此著意自檢點也。

真宰雖有情而無形，須於有形上體認。故舉百骸九竅六藏，言其有私焉。其有真君焉。二一字與三乎字皆問詞，反復徵問，要人深思而自得之。

百骸九竅六藏，賤而存焉。吾誰與為親。汝皆悅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為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應相為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如求得其精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

該賤也 具也

百骸九竅六藏，即人身之所有者也。此以發明一段，更甚奇。特賤者，備也。存，在也。言人之身，備此而皆在也。吾誰與為親者，言吾所獨親者，誰乎。這親字，下得極有理。且如人身或有病在手，為其所苦，則方病之時。

百骸九竅六藏，賤而存焉。吾誰與為親。汝皆悅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為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應相為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如求得其精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

百骸九竅六藏，即人身之所有者也。此以發明一段，更甚奇。特賤者，備也。存，在也。言人之身，備此而皆在也。吾誰與為親者，言吾所獨親者，誰乎。這親字，下得極有理。且如人身或有病在手，為其所苦，則方病之時。



經云昔有一狸張口伺鼠有鼠子出穴狸即吞之鼠子入腹猶活反食狸臟腑患痛迷悶存心遂至命終此喻比丘依聚落住不講律門被欲真

手及為身之離也六根皆然汝皆悅之乎者言六根之中皆喜之乎亦有所私喜乎且其在身之用何者為貴何者為賤如頭痒而手搔則手者頭之役望遠而足行則足者目之役役者臣妾也然而不足以及相治者手足耳目鼻舌互相為用也受役者為臣役之者為君足時乎而用手時乎而用足故曰遞相為君臣百骸九竅六藏之君臣既不可得而定名則心者身之主也其以心為君乎心又不能以自守而主之者造物則造物為真君矣故曰其有真君在焉我雖如此推求欲見則實處然思得與見不得其所謂君者初何加真乎情實也故曰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損益乎其真

狐白云動物之物外物也

王鳳洲曰此段言人迷失真

君至死而不知所服者令人

惕然有深省處讀莊子至此

自是不忍釋乎不敢以異說

誣之

莊子茶然莊役百也

今作茶莊子茶然莊役百也

切莊韻

曰氣象茶然

大哀言哀其真君也

芒真云昧也二云即忙也與

芒人然歸之世同

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

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

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茶然疲役而

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奚

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

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

亦有不芒者乎

大抵人之形體非我自必有其所受者既受此形於造物則造物與我相守不

切莊韻  
芒真云  
芒人然歸之世同

莊子卷一



史記列傳三十一云豹謝曰人  
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且索  
隱曰莊子云無與騶驥之馳  
過隙則謂馬也小顏云白駒  
謂日影也隙壁隙也以言速  
疾也  
羅隱詩不端平地與山尖  
無限風光盡被台採得百花  
成密後不知辛苦為誰甜  
不知作到頭  
替成夜養生靈積微成積積  
積成衰從衰得自從自得老  
從老得終問若無端注翰曰  
白謂白髮也文選五十三  
歸去來辭既自以心為形役

予以待此形之歸盡而後已而人不能  
一順乎造物乃為外物所滯與之或逆  
或順以此而為盡其一生如駒過隙不  
能以一息自寧故曰行盡如馳而莫之  
能止相刃相逆也相靡相隨而莫之意  
終身役役言自苦也小見其成功言無  
益也採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為誰  
甜郎此意也然疲役又形容其役役  
勞苦之狀不知其死歸不知何日可休  
歇也人生之自勞如此壽雖百年亦何  
益故曰不死奚益其形化者從衰得自  
從自得老也年彌高而德彌邵則是形  
化而心不化在我既無見識徒以心為  
形役形衰而心亦疲矣故曰其心與之  
然若茫然無見識也彼愚惑之人亦當  
叩首自思曰凡人之生其胸中本若是

周宣王命樊侯仲山甫築城于齊而尹吉甫作詩以送之○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  
是懿德○註丞衆也言天之生衆民有是則益且自骸五藏而達之君臣父子朋友  
莫非物也而莫不有法焉如視之明聽之聰見之恭言之順君臣有義父子有親之類也是乃  
民所執之常性也無不好此美德者  
淫盤經云如盲盲人病於目  
故造諸良醫即以金匱剖其  
眼膜○括刮同削也截也絮  
也膜肉間敗膜也○宗鑑錄  
云禪僧行解有千第二云逢  
緣對境自色聞聲塵定下足  
開眼合眼悉得明示與道相  
應

昧然無見乎豈我獨昧而人亦有昧  
者此意蓋謂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  
秉彜好是懿德天理未嘗不明汝以人  
慾自昏故至於此知道之人豈如此若  
昧乎此所謂金匱  
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  
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  
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肯  
至也是以無有為有無有為有雖有神  
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

史記列傳三十一云豹謝曰人  
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且索  
隱曰莊子云無與騶驥之馳  
過隙則謂馬也小顏云白駒  
謂日影也隙壁隙也以言速  
疾也  
羅隱詩不端平地與山尖  
無限風光盡被台採得百花  
成密後不知辛苦為誰甜  
不知作到頭  
替成夜養生靈積微成積積  
積成衰從衰得自從自得老  
從老得終問若無端注翰曰  
白謂白髮也文選五十三  
歸去來辭既自以心為形役

予以待此形之歸盡而後已而人不能  
一順乎造物乃為外物所滯與之或逆  
或順以此而為盡其一生如駒過隙不  
能以一息自寧故曰行盡如馳而莫之  
能止相刃相逆也相靡相隨而莫之意  
終身役役言自苦也小見其成功言無  
益也採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為誰  
甜郎此意也然疲役又形容其役役  
勞苦之狀不知其死歸不知何日可休  
歇也人生之自勞如此壽雖百年亦何  
益故曰不死奚益其形化者從衰得自  
從自得老也年彌高而德彌邵則是形  
化而心不化在我既無見識徒以心為  
形役形衰而心亦疲矣故曰其心與之  
然若茫然無見識也彼愚惑之人亦當  
叩首自思曰凡人之生其胸中本若是

如於



見三三注作現

毗尼母云謬根本有八一噴  
惠二惱害三幻偽四怪族五  
見妄謂已所見所作皆是他  
所見所作不現六邊邪知渾  
然之理則無是非之論攝論  
之言與此同攝論云由觀五  
義以滅瞋慧一觀一切眾生  
無始以來於我有恩二觀一  
切眾生常念滅三觀唯法  
無有衆法何若能損所損四  
觀一切眾生皆自受害云何  
復加之以苦五觀一切眾生  
皆是我子云何欲生損害  
孟子滕文公下云聖人復起  
不負吾言矣

湯實尹曰此一段言人言之未定物論所以不齊之故  
循本云言非吹也言人言非如天賴之吹万物以無心也言出于人未能無心故言特未定  
不可爲準言既未定人之視之亦如無有故曰果爲言邪未嘗有言邪鼓鳥初出卵者人聞之  
言如鵲則鵲喜鴉則報凶鶴鳴知雨布穀催耕可吹之爲準鼓音未定則不可爲準矣人言之

成心者人人皆有此心天理渾然而無  
不備者也言汝之生皆有見成一箇天  
理若能以此爲師則誰獨無之非惟賢  
者有此愚者亦有之知代古賢者之稱  
也代變化也言其知變化之理也心自  
取者言其心有所見也若此心未能見  
此渾然之理而強立是非之論是者自  
是而不知其理之本然譬如今日方始  
適越而謂昔日已至之矣天下寧有是  
理哉此謂強其不知以爲知也如此則  
是本無所見而強以爲有既既無所見  
而自以爲有所見雖使古聖人復出於  
汝亦不可曉他人又奈汝何哉神  
禹卽禹也借以爲古聖人之稱也

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

未定猶是也  
須溪曰所謂特未定也我以爲是彼以爲非物論方自此始然自達者觀之此其在天地間豈  
鼓音之在且而足存乎

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爲  
異於鼓音亦有辨乎其無辨乎  
此篇本爲齊物論是非而作前既發爲  
三籟之論謂天地之間凡有聲者皆出  
於造物却又引而伸之演說人身皆爲  
造物所使細釋發越至成心處而後任  
自此以下却說是非之論風之於塵比  
竹之聲吹萬不同皆聲而四聲成焉而  
後謂之言言則非吹也所謂言者皆  
各言其意也故曰言者有言此四字便  
是是非之論其所言者特未定也謂汝  
雖有此言其出於汝耶其出於造物耶  
故曰未定其言果汝之言邪其在汝者  
未嘗有此言而爲造物所使遂爲此言

易繫辭引而伸之觸類而長  
毛詩序曰聲成文謂之音

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爲  
異於鼓音亦有辨乎其無辨乎  
此篇本爲齊物論是非而作前既發爲  
三籟之論謂天地之間凡有聲者皆出  
於造物却又引而伸之演說人身皆爲  
造物所使細釋發越至成心處而後任  
自此以下却說是非之論風之於塵比  
竹之聲吹萬不同皆聲而四聲成焉而  
後謂之言言則非吹也所謂言者皆  
各言其意也故曰言者有言此四字便  
是是非之論其所言者特未定也謂汝  
雖有此言其出於汝耶其出於造物耶  
故曰未定其言果汝之言邪其在汝者  
未嘗有此言而爲造物所使遂爲此言



老子三十三章曰信言不為善言不信  
老子三十三章曰知人者知自知知明

既昔有知人名譽學於木氏  
之地在年藝成而化為儒儒  
者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行仁  
義之道辨尊卑之位故謂之  
儒也緩躬名程緩化其弟遂  
成於墨墨者尚道也尚賢崇  
氣儉禮以兼愛摩頂至踵以  
救蒼生此謂之墨也而緩程  
二親則兄弟各執一教更相  
是非緩恨其弟感激而死然  
彼我是非其來久矣爭競之甚起自二賢故指此二賢為亂群之師是知道表言隱方皆是非  
前云明者大智惠也明照則通乎彼我無是非矣物則有彼有此故曰物無非彼物無非我自  
因也因而有彼則蔽而無見因知惠則能知之彼是作彼此一字着有明彼是既於有矣而未嘗  
有也照之以天照則明與知字天者無是非之謂明乎無是非而後是非可泯也

邪戲者鳥之初出知者也戲之為音未  
有所知汝之有言亦不自知若以為異  
於鷦音則實不能自異則以為與鷦音  
有分辨乎無分辨乎言其實一同不可  
得而分

道惡乎隱而有真偽言惡乎隱而有是  
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  
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  
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  
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物無非

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  
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

道本無真偽不知道因何而隱晦故有  
此真偽至言本無是非不知因何而隱  
晦故有此是非之論惡乎往而不存者  
謂大小精粗是道無乎不在也惡乎存  
而不明者謂是是非非皆唯也小成小  
見也一偏之見也因人之偏見而後此  
道晦而不明榮華者自相誇詡以求名  
譽也偏見之謂自相誇詡則至言隱矣  
自是而後始有儒墨相是非之論人之  
所非我以是彼之所是我以是歸安  
得而一定若欲一定是非則須是歸之  
自然之天理方可明者天理也故曰莫

漢書  
詔大言也按揚雄曰奢靡誇  
詡也  
法句經云天下之苦莫過有  
身飢渴寒熱瞋羨驚怖色欲  
惡福皆由於身夫身衆苦之  
本禍患之源

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  
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

我所以是非之彼亦自是  
有對我之彼論之則真理不見  
離彼我自自知以明者也  
是是非非



○老子八十章曰善者水善利萬物而不爭  
乃至更推不爭故在元氣註引論善者雖不  
爭天下其善與汝爭能○又下章人之所求不  
可不畏也李哀一云彼是相因而生者  
也是非無定體狀因是因非  
因是緣也緣其自狀無定也  
也是以聖人不由是非之途  
而直以天照之天天然也雖  
聖人何能廢是非乃世之所  
是因而之世之所非因而  
非不過知是而已因之一字  
老莊要旨此一古段言因是  
筆乘云彼不自生因此則有  
彼此不自生因彼則有此故  
曰彼出乎此是亦因彼此皆從無生有所謂方生之說也

曰彼出乎此是亦因彼此皆從無生有所謂方生之說也

若以明物無非彼者言以我為是則以  
彼為非也物無非是者言我以為是則  
人以為非也在彼之說我則不為之見  
察在我知者則自知之物我不對立則  
無是非無非因物我之對立而後有  
是有非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  
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  
方生方死不可方不可方不可方是因  
非因非因是以聖人不時而照之于  
天亦因是也此因是也句謂世人喜爭  
有彼有是此與方生之說同此是撰出  
一箇方生字來做譬喻蓋生必有死

漢  
何必為  
物此然  
所非亦  
自然

陸方壺云環者圓而中圓凡  
物奇圓而偶方圓則終始無  
端中又虛無物以此應物安  
有窮極是亦一無窮非亦一  
無窮遊於是非之場而常得  
夫無究無極之妙

者不可相離若只說生而不說死是見  
得一邊而已雖然汝雖見得一邊據道  
理來他自相離不得知生則必有死死  
則必有生纔有方可便有不可纔有  
不可便可有不可如何離得既知其說  
之不可離則不為因其所是而是因  
其所非而非是古之聖人所以不用一  
偏之見而照之以天理者即因其是而  
已矣前說因是是非此  
又只言因是是非也彼所非非是  
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  
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  
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















但方無也  
上十到三三  
暮四但皆  
喜言

焦註人恐不明因之為義但  
觀但公賦等不自增減因  
衆但之喜怒為增減非因而  
何是以聖人外則因入而和  
之以是非內則休乎無是非  
非之天鈞不以跡之有是非  
而碍其心之無是非所以謂  
之兩行也

音義鈞陶鈞也一本作均勻  
會陶旋輪師古曰轉者為鈞  
蓋取周回調均之義又大鈞  
天也言造化為人猶陶之造  
瓦也

載管魂註云管魂也神也魄  
精也氣也  
洪邁字景廬官至內翰謚文  
敏號容齋五筆合四十七卷  
二筆

衆但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二衆但皆  
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亦因是也是  
以聖人<sup>於是行於非亦行</sup>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是之  
謂兩行也

神明猶精神也勞苦精神自為二偏之  
說強相是非而不知理本同者謂之朝  
二此亦是做兩字設譬喻起與方生一  
樣文法草山栗也一名橡子名三與四  
也實通七數也名實未嘗變但移朝  
暮而衆但喜怒隨之此喻是非之名雖  
異而理之實則同但能因是則世自無  
爭矣洪野處云列子勝於莊子如此譬  
二筆

○今令声...  
上七四者...  
上ララテ...

喻二書皆同但把字數添減處看便見  
列子勝不得莊子和之以是非者和其  
是非而歸之也天均者均平而無彼  
此也兩行者隨其是非而使之並行也  
古之人其智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  
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  
次以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  
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  
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  
以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











西楚周析名義考卷八趙平  
原君客公孫龍善為堅白同  
異辨

成文英疏云公孫龍著守白  
論堅持其說而守之如墨子  
墨子之義故曰堅白龍之辨  
蓋將合異以為同故曰同異  
莊子齊物論篇之堅白狀  
篇之同異與夫蘓秦傳註黃  
所以為堅白所以為利三說  
亦辨者之事義與此又別  
外篇秋水篇公孫龍問於魏  
牟曰龍必學先王之道長而  
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  
○口義云公孫龍當時之辨  
者也指其名而言之所以關  
之也

天下篇公孫龍辨者之徒餘  
人之心見人之心能勝人  
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辨者  
之圍也  
天下篇惠施曉辨者天下  
之辨者相與樂之狗非大  
黃馬驢牛三白狗黑○注  
云狗犬即一物也謂之狗  
則不可謂之犬矣謂之犬  
則不可謂之狗矣故曰狗  
非大馬牛二物也黃驢  
三物也

二休與色並言則謂之二黃驢一色也馬牛畜體也二色附於體見則為三矣白狗黑黑白之名非出於有物之始則謂白為黑亦可

史記蘇秦傳龍淵太阿索隱云案晉太康地理記曰汝南西平有龍泉水可以淬刀劍特堅利故有龍泉水之劍楚之寶劍也以特堅利故有堅白之論云黃所以為堅也白所以為利也齊

辨之曰白所以為不堅也黃所以為不利也

余謹按云何故白利黃堅耶曰白西方金也金則利尖也黃中央土也土則堅厚而無

鑽碎也故曰黃所以為堅白所以為利也  
卒身會寒也冰也博雅寒也

雖如此善說而所聽之人本自不曉乃強欲以此曉之故曰彼非所明而明之如惠子之強辨自愚也而以終其身堅自本公孫龍之事莊子却以為惠子借其分辨堅白之名耳味自愚也上言三子此但以惠子之辨為結亦是文法也堅白洋家以為堅右白馬之辨蓋曰堅則為石言石不必言堅白則為馬言白不必言馬亦猶黃馬驢牛三也史記蘇秦傳注又曰龍泉水淬刀劍時堅利故有堅白之論曰黃所以為堅白所以為利齊辨之曰白所以為不堅黃所以為不利二說雖殊皆辨者之事也昭文既以鼓琴終其身而昭文之子又傳父之緒業亦終其身綸緒業也上言惠子下句又以昭文之子結此是筆端鼓舞

處終身無成者言只他人自會教別人不得故曰無成凡天下之事若只據其所能而可以為之當則我之現前所能者謂之了當亦可也若據此現前者未為了當則凡天下之人與我皆不得謂之了當成猶言了當也此兩句雖是結上三子之技然其意甚廣蓋所言三子之技亦是譬喻物論是非非專說三子也滑疑言不分不曉也滑亂而可疑似明而不明也耀明也聖人之心其所以明而未嘗著迹故其所見之處若有若無圖欲也言聖人之所欲者如此也所以去其是不用而竄諸尋常之中此之謂以明自物無非彼以下至非一無窮也既解以明二字自以指喻指以下至適得而幾矣又解因是二字却直至此



說放落老莊之道屈寧死之道

處又以此之謂以明結之文勢起伏縱橫變化綱領自是分曉僕嘗讀齊物論自首至尾只是「片」文字子細看他下字「血脉便見」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為類則與彼無以異矣

此段又自為是不用一句中是字生來故曰與是類乎與是不類乎此便是他下字「血脉前」言言非晚也到此換頭又唱起今日有言於此一句亦是他前後血脉以其類者與其不類者則見類與不類皆相類矣其意蓋曰把

老子首章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為萬物之母

張子厚西銘云故天地之塞其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郭註俄而有無矣此都忘其知也尔乃俄然始有無耳無則天地萬物彼我是非豁然而確知也曰誰我欲無之不起而已夫求其所始者不可得又求其所無者亦不可得則其悟在俄仰之間勝然自合故曰俄而有無矣

他做我看把我做他看則見我與他一般故曰與彼無以異矣此便是以指喻馬之意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

卷一

三五

合道  
之右



性理大全朱子曰無極而太極不是太極之外有無極無中自有此理無極而太極而字輕無次序故也  
列子天瑞篇子列子曰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夫有形者生於無形則天地初從生故曰有大易者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混沌混沌者言萬物相混沌而未相離也  
童溪易傳云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注云夫學力不至則內外間斷君子之學合內外之謂也主敬以直吾內則敬立矣行義以方吾外則義立矣敬義既立則物我無異而天下歸仁矣此德之所以不孤也

### 其果無謂乎

莊子之文纔下雖然作一轉處其語皆妙其意蓋謂雖云無是無非亦且說一說故曰請嘗言之始太極也未始有始無極也未始有夫未始有始此無極之上又下一層也有有物也此有之生必自無而始故曰有無也者無字之上又有未始有無即無極之上又下一層也列子所謂有太質有太素有太初亦此意當初本無個有亦無個有亦無個無忽然而有箇無則必是生出一個有如此推明其意蓋謂其初本來無物因有我而後有物我因有物我而後有是非太意不過如此却恁地發明果是高雅據此處合曰俄而有存有矣今不曰俄而有存

老子  
三三章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萬物

五經通義泰山五岳之東岳也一名岱宗  
禮十六至十九為長殤十二至十五為中殤八歲至十一為下殤七歲以下為無服之殤生未三月不為殤  
廣列仙傳卷之一彭祖錢鏗帝顓頊玄孫至殷之末世年

而曰俄而有無此皆其筆端入妙處這箇無字雖是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此箇無字雖未可知然既喚作無字便是有無之各矣故曰今我則已有謂矣然我雖有此言謂即言也然不知此言果可謂有邪果可謂無邪此與數音處同  
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為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為天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既已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

小矣境



已七百歲而不衰少好恬靜  
惟以養神治生為事王聞之  
以為大夫稱疾不與政事善  
於補導之術并服水晶雲母  
粉麋角常有少客來女乘輜  
軒往聞道於彭祖采女具受  
諸要以教王王試為之有驗  
彭祖知之乃去不知所往其  
後七十餘年門人於流沙西  
見之云周襄始浮遊四五  
晚入蜀抵武陽留家焉  
筆乘云無適焉因是已言自  
有適無者也適無則無是非  
而因人之是非以為是非故  
曰因是已  
陸方壺云因是則自不生意見  
不立入我不起分別然後觀之  
未嘗有言謂之數音謂之天均  
此處又將因是再結一結看  
他回頭題目

言為三三與一為三自此以往巧歷不  
能得而况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  
三而况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  
此兩句雖是設喻以明是非有無之理  
然此語極天下之至理前乎莊子未有  
此言也後乎莊子亦未有此言也可謂  
千百年獨到之論秋毫之末至小也而  
謂之莫大太山至大也而謂之為小其  
意蓋謂既名曰秋毫纔大些箇便不可  
以秋毫名之矣泰山纔小些箇便不可  
為太山矣若以太山為天地更失故  
太山謂之小亦可為太山為天地更失  
子之數矣更多些箇則不名焉是極  
大矣

祖雖曰至壽比之天地彭祖為天矣此  
兩句細看得出便是若是而可謂成乎  
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  
我無成也若人會如此看則大而天地  
與我並生於太虛之間天地亦不得為  
大而萬物又與我並生於天地之間雖  
一草一木一禽一虫亦與我相類故曰  
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說了一  
字却就此一字粘起曰既為一矣且  
得有言乎意謂既是混然為一則和个  
一字亦不當有今既有二字矣則安得  
謂之無乎以混然之一與此名一之言  
自是兩個故曰一與言為二既有此二  
矣又有一與言為二一句則成三個矣  
自此三個但管生將去自千而萬自萬  
而兆直至巧於曆者亦算不盡而况凡

謂之無乎以混然之一與此名一之言  
自是兩個故曰一與言為二既有此二  
矣又有一與言為二一句則成三個矣  
自此三個但管生將去自千而萬自萬  
而兆直至巧於曆者亦算不盡而况凡



常人乎若如此看得來當被因不無字  
引起遂至於有自而有而一自一而二自  
三而三已自如此此言之不已何况更自  
看而生有乎以此而觀則惟無適為是  
何以謂之無適即因是而已自  
个是字說來到這裏又結一結

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為是而有  
畛也請言其畛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

分有辨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

此段又自是字上生起有封即有彼我  
也有常有王也至道至言本無彼此因  
人心之私有个是字故生出許多疆界  
畛疆界也个德之名只是物我對立之

焦云八德者謂之畛聖人存  
而不論論而不辨辨而不議  
則超然是非之表而何至于  
有畛哉  
真云有倫有義有禮有智有信  
有議也  
陸方壺云左與右相對而相  
反若在物曰倫處物曰義  
群則有分族則有辨互逐曰  
競對辨曰爭  
郭云左右者各異便也倫義者物之有理事人有宜也分辨者群分而類別也

擺補買反排而振也  
撥絕也除也  
伶俐分明也

杜子美臘日詩臘月嘗年暖  
尚暹今年臘日凍全消侵殘  
雪色還置草漏洩春光有柳  
條縱酒欲謀良夜醉還家初  
散紫衣朝口脂面藥隨恩澤  
翠管銀釧下九霄  
百丈語錄須具兩隻眼照破  
兩頭事莫只常帶一隻眼向  
一邊行  
補註云莊子所謂物論蓋指

意却鼓舞其文做出四句左右彼此對  
立之名也倫理也義事宜也纔有彼此  
對立則說理說事各有主意也分分析  
也辨辨別也分辨皆同但字有輕重纔  
有主意則各自分分析辨別也競爭亦一  
意但競則甚於爭尔既有分辨則大者  
必競小者必爭也看此等文字即就字  
義上略擺撥得伶俐便好若道倫又  
如何義又如何分又如何辨又如何爭  
又如何競又如何使非莊子之意矣且  
倫字義字分字辨字競字爭字本無甚  
分別如何名以八德看得他文字破不  
被他鼓舞處籠罩了方是讀得莊子好  
雖使莊子復生亦必道還汝具一隻眼  
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

詳名  
自論倫也

莊子卷一

三十一

詳名  
自論倫也



謀也評也  
揮也定事  
之宜也

百家衆技而言，百家衆技各有所見，不能相通。莊子意謂天地之間有一種正經道理，議論不可以者，又不可與百家衆技同論。故又着此二段，自六合之外至葆光以明神聖之教與諸家不同。此是其胸中大有分曉，但不明說破耳。

按此云春秋者非孔子所筆削之春秋史官所記之名也。玲瓏增勻，明白文選，珊瑚函茂而玲瓏，又埋倉玉聲。金剛經妙行無任分第四須菩提於意云：何東方虛空可思量，不不也。世尊須菩提：東西南北四維上下虛空可思量，不不也。世尊須菩提：南西北四維上下方總謂十方，佛問如十方虛空可思量，不須菩提答不可思量，蓋大莫天於十方虛空，佛所以借此喻福德也。

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生之志。聖人議而不辨，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辨也者有不辨也。曰何也？聖人懷之，衆人辨之，以相示也。故曰辨也者有不見也。

上面既說了彼此是非，到這數句又別生一個說諸來發明。此老胸中多少玲瓏，多少快活，六合之外，天地之外，也存而不論。卽釋氏所謂四維上下不可思量也。六合之內，宇宙之間，也宇宙之間，合有許多道理，聖人何嘗不談，但不立此議以強天下之知。春秋史書之名也。此一句又是既有君臣上下，凡見於史冊

論語衛之靈公魯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老子三  
十三章曰  
道常無  
名罕言  
大巧若  
拙大辯  
若訥  
君子欲  
下  
下

易上繫辭是故君子居而  
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  
易以實聖人以此洗心退藏  
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  
來知以藏其知能與於此  
哉  
筆乘云不稱不言不仁不謙  
不伐歷引首語以證之九即  
嗔也  
循本云大廉不嗔嗔音謙口  
銜物也焉心有所銜之義有  
銜其心與定者有銜其根與

者皆是先王經世之意。聖人豈容於此立此議而何嘗與世人爭較是非。蓋天下之理惟其不言則爲至言，纔到分辨處便是你胸中自見得，不透徹也。故曰分也者有不分也。辨也者有不辨也。到這裏又自發了一個何也之問。懷之者退藏於密之意也。聖人於此卷而懷之，衆人於此則必辨而明之以相誇示，纔有分辨便是無見識處。故曰有不見也。

夫大道不稱，大辨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嗔，大勇不伎，道昭而不道，言辨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伎而不

在子卷一



取者言不賺大廉者不以  
廉自足也

音義廉欺量及音又謙悛  
致反害也健也  
音義云葆光若有若無之稱  
也

趙註云若人知此則其中虛  
故曰天府之物之所自出也  
注不滿酌不竭言無所底止  
也不知其所由來則併其知  
而去之矣

國語第七晉語曰晉國愧則  
甚矣亡猶未也商之衰也其  
銘有之曰謙今之德不足就  
也○註謙人猶小今也不足就不足飯就也

排顏胡質字文德魏人正元中詔胡質徐邈甲寅歷事四朝出統戎馬入贊庶政憂國忘私賜  
穀二千石錢三十萬爵關內侯子威胡成字伯虎嘗與父自駟駟不止傳舍四十數日告飯質  
與之繼跪曰大人清貧何以得此卒以與父帳下都督

成五者固而幾何方矣故智止其所不

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辨不道之道若有

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

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

對立者曰稱謂之大道則無對立者矣  
蓋不言之中自有至言故曰木辨不言  
無仁之迹而後為大仁謙滿也德藏物  
曰賺以廉為廉則有自滿之意國語曰  
賺賺之德不足就也言其自小即此賺  
字清畏人知清畏人不知皆不得為大  
廉矣不伐者不見其用勇之迹也既說  
此五句下面又再解一轉昭者明也道

不可以指名昭然而指名則非道矣故  
曰不道言而形諸辨則是自有見不及  
處矣常者可見之迹也有可見之迹則  
非仁之大成矣廉而至於有自潔之意  
則不誠實矣清自潔意也信實也勇而  
見於伎則必喪其勇矣圓也言此必  
上五者皆是個圓物謂其本混成也若  
辨有迹則近於隅辨之物矣謂其有圭  
角也幾迥也向字與於字同意天下之  
真知必至於不知為知而止則為知之  
至矣不知之知便是不言之辨便是不  
道之道若人有能知此則可以見天理  
之所會矣故曰此之謂天府天府者天  
理之所會也注焉而不滿欲損之而不  
能益故曰注焉而不滿欲損之而不能  
損故曰酌焉而不竭至理之妙無終無

晉武問曰卿清何如父曰臣父清畏人知臣清畏人不知

○孟子曰孔子曰道可道非常道  
道可道非常道

所聚謂之天府詩云叔在數  
火列具舉註數澤禽之府也  
天府王府外內府皆是藏財  
貨辨云藏財貨曰府亦是物  
所聚也言矢者尊此聚藏若  
天物然○史記蕭秦傳注索  
隱曰周禮春官有天府周禮  
注云凡物所聚曰府官人所  
聚曰官府在人身中飲食所  
聚曰府也

無終無



音表云宗一贈一眉敖一凡

三國名

淮南鴻烈解卷之十三本經

訓述不竟之時十日並出焦

禾稼被草木而民無所食稷

翁鬱九嬰大風封榆倫蛇

者為民害堯乃使羿誅鑿齒

於疇華之野殺九嬰於凶水

之上繳大風於青丘之澤上

射十日而下殺檮杌斷脩蛇

於洞庭擒封豨於東林方民

皆喜置堯為天子於是天下

廣吹險易遠近始有道里

淮南厲王長者高祖小子也

其母趙氏女為趙王張敖美人高皇帝七年封韓信於銅鞮信亡走匈奴上遂北至樓煩還道

趙不禮趙王趙王獻美女趙氏女得幸身趙王不敢納之於宮為禁舍于外及賈高等謀反

獲覺并逮治王盡收王家及美人趙氏女小與焉吏以得幸有身聞上下大怒趙王求理也趙

美人弟兼因辟陽侯審食其言之曰臣臣臣不自有辟陽侯亦不強爭及趙美人入身自

始故曰不知其所由來葆光者滑疑之

耀也顯藏也藏其光而不露故曰葆光

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

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

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

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况德之進乎

日者乎

昔者上著一故字便是因上文而引證

也宗膾胥敖之事無經見亦寓言耳不

釋然者不悅也蓬艾之間喻其物微障

蔽而不知有天地也謂彼之二三國物微

殺吏奉勇誦上上命曰臣臣臣不自有

從游宴驕蹇如家人兄弟怨辟陽侯不爭其母於曰臣臣臣不自有

縣還飯國為黃屋九毒縣林東帝坐從蜀嚴道死於雍上閔之封其四子為列侯民歌之曰一

尺繒好童人一分粟飽蓬人兄弟一人不能相容上聞之曰以我負其地耶乃召四侯而封之

其一人病憂長安襲封淮南

王次為衡山王次為廬江王

自故未能向化而我纔有不悅之心則

物我亦對立矣十日並出亦見淮南子

此蓋莊子寓言淮南子又因之而雜撰

也言曰於萬物無所不照况我之德猶

勝於日而不能容此二子者乎此意蓋

喻物我是非聖人所以真之不辨者照

之以天地也十日之說

即莫若以明之喻也

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

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

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

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



易乾文言六爻發揚旁通情也  
也 既曰發揚發越也 揮謂揮散也

偏枯之死 曰偏死也

之非不知邪 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

此段又自知止其所不知上生來又自前頭是字上引來所以道一篇只是下片文字 闕缺同是之間 王倪不知之對便即是知止其所不知 但如此撰造名字 鼓舞發揚 此所以為莊子也 既曰吾惡乎知之 又曰雖然嘗言言之此皆轉換妙處 知之非不知 不知之非知 此兩句發得 知止其所不知 又妙其意蓋謂不知便是真知也

且吾嘗試問乎汝 民溼寢則腰疾偏死

孟子朱子註云草食曰犛牛  
羊是也穀食曰豢犬豕是也  
音義云豕猶古美人三云越  
王美姬 麗晉獻公之嬖一本  
作西施

犛云犛猶一名犛狔似猿狗  
頭其犛喜與雌猿為牝牡  
薦獸之所食草之深厚者  
鱣魚也 云鱣今泥鱣似鱣而  
短無鱗以涎自沫難握與魚  
為牝牡又莊子鱣與魚游又  
海鱣亦雅真云海鱣大者數  
十里穴居海底穴穴則海溢  
為潮

鱣然乎哉 木處則惴慄恟懼 援狝然乎

哉 三者孰知正處 民食芻豢 麋鹿食薦

蚶蛆甘帶 鳴鴉者鼠 四者孰知正味 援

犛狔以為雌 麋與鹿交 鱣與魚游 毛嫱

麗姬人之所美也 魚見之深入 鳥見之

高飛 麋鹿見之决驟 四者孰知天下之

正色哉 自我觀之 仁義之端 是非之塗

樊然殽亂 吾惡能知其辨

公羊安

鵠金于







音義云長梧子居長梧下因以爲名夫子，瞿鵠之師也。翼百長梧封人名也。

翼云孟浪包音漫瀾無所趣全無之謂。

音義云聽瑩一作發疑惑也。二云不光明又云小明不大上也。

之始也。死生之大且，不爲之動心。而况利害是非乎。此一句却是村實頭結殺。

瞿鵠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無謂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爲孟浪之言，而我以爲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爲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瑩也。  
每道於世之  
無正隨緣  
不著每實  
言而每  
蹴日聽瑩疑  
惑不明之貌

也何足以知之

此因至人又發聖人之間，且就此取利。聖門學者務事也，不從事不以爲意也。有就有，無則無，是知有利害矣。利害不知何就，還之有物之未我歸，我也亦不以爲喜。不緣道無行道之迹也。無謂有謂，不言之言也。有謂無謂，言而不言也。孟浪不著實也。夫子指孔子也。言我以聖人之事語之，夫子其言有妙道而夫子以爲不著實之言，吾子謂如神。吾子即長梧子也。望明也。言必黃帝聽此而後能明。

且如亦太早計見知而求時夜見彈而

今瞿鵠左聞孟浪之言，便以爲妙道之行，斯大早計也。音義云此夜或夜雞也，鴉小也。



鳩可食肉甚美  
新傳字日月者一晝夜也  
物於物而為物所役故曰役  
役聖人無非不物物而與物  
為之故曰愚也

膠音泚又武軫反又音唇若  
兩唇之相合也滑一作滑古  
沒反汨昏未定之謂昏從奔  
反又音治本反渾沌不分察  
也

須溪云隸至下者也如光同  
塵而先其至下是以隸為尊  
也隸尊則無下無下則無辱  
老子云寵為下即此意君子  
牧也即夢為人君夢為人僕  
若謂舉世盡夢左竊然有  
碧虛云參方歲而成純者通  
筆乘云奚何不也屬下句讀

求鴉炙予嘗為汝妄言之女以妄聽之

奚傍日月挾宇宙為其胸臆置其滑滑

以隸相尊眾人役役聖人愚也參萬歲

而一成純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

汝亦太早計者謂汝之所言方如此而

早以為為妙道之行是見少而自多之意

雞未出而早求其呼更挾彈而未得

度其時而呼更也我試為汝妄說汝且

妄聽之看如何妄猶言未可把作十分

真實說未可把作十分真實聽也奚何

如也此一字部傍日月附日月也挾字

若謂舉世盡夢左竊然有  
碧虛云參方歲而成純者通  
筆乘云奚何不也屬下句讀

且俗樂而風以日月之出入未  
亦以是為一舉也舉世通謂  
下百五期三轉也  
大風氣也  
事及與之凡言舉元一本  
音注注謂也五也  
夏三首一非謂也  
泰運而謂也  
其六  
晉書公在空外  
首秦穆公與晉獻公至伐焉  
我之國得美妾而歸環三而  
盡取秦取環不我地也

宙宇宙在其懷內也胸合者言渾然相  
合而無縫罅也言至理混然為一也原  
汨汨也滑皆昧也今世汨汨滑滑以  
而相尊者首置之而不言也士尊大夫  
大夫以士為隸大夫尊卿卿又以大夫  
為隸推而上之彼此皆隸也而却自為  
尊卑眾人迷於世故役役然聖人以不  
知知之則渾渾然猶愚也愚也無智  
之貌也參合也合萬歲而觀止此一理  
更無間雜故曰一成純萬物盡然者言  
萬物各然其所然人人皆有私意所以  
天地之間自台及今積無限作是字故  
日以是相蘊相蘊者  
值言相積相厭也  
予惡乎知悅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



弱喪 二十日弱喪亡失也目... 萬世之遠猶如旦夕甚言其難得也古云千里而一聖猶此肩也語意亦如此

晉獻公五年伐驪戎得驪姬注皇昭曰西戎之別在驪山也○疏云秦穆公與晉獻公共伐驪戎得美女一玉環二秦取環而晉取女

翼云雀一作匡匡林安林也音義云匡方也正也

事文要玄引占夢經云一休之盈虛消息通於天地應於物類是以飲酒者憂歌舞者哭

千百年眼云傳說事世咸疑之以為夢而得真可也或不為亦將立相之與且天下之自相似亦多矣使外象而內否亦將寄以監梅舟楫之任與審如是則叔孫之夢豎牛漢文之夢鄧通卒為身名之累夢果可憑與或者又云武丁嘗遊于荒野而丘即位彼在民間已知說之賢矣一旦欲舉而加之臣民之上人未必帖然以聽也故徵之於夢焉且尚俗信鬼因民之所信而

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麗之姬文封人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流泣泣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筵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斲生乎夢飲酒者且而哭泣夢哭泣者且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

道之見賢人所以成務之幾也此說辨矣而亦非蓋所云夢者實帝感其寐默人說而也其性情自者其夢寐不亂乃所以孔子夢周公同觀邦人夢鹿而得其鹿心誠於得鹿者尚可以得死誠於求賢而有所不得者乎

呂氏春秋不苟論云孔子在墨者畫白諷醒且夜親見幻王周公且而問焉孔子自言夢見周公今乃云兼愛文王此呂氏之臆說也孔墨並稱起於戰國一世其流及於漢也雖韓退之亦不免

容齋隨筆漢藝文志七畧雜占十八家以黃帝長柳占夢二十一卷為首其說曰雜占者紀百家之象依善惡之說象占非一而夢為大故周有其官周禮太卜掌三夢之法一曰致夢二曰籥夢三曰咸陟邦氏以為致夢夏后氏所作籥夢商人所作咸陟者言夢之得周人反言占夢專為一官以月辰占六夢之吉凶

者自以為覺竊竊然知之君子牧乎固哉丘也與汝皆夢也予謂汝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為吊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且暮遇之也

前面說因是上發到以是相蘊處却把前頭死生無變乎已一句就此發明喪去鄉里也謂喪者罪年而去其鄉也久留他鄉而忘其故國恐恍生而思死者亦似此也麗姬晉獻公之姬也姬得於驪戎之國故曰麗之姬也麗戎地名封人字封疆之人也始者去戎而來晉故以為悲及其既貴與王同牀而食而



其印 曰：雖曰覺曰寤曰  
喜曰：伊人與王夢，獻吉于  
王正拜而受之，及全皇崩于四  
五以贈，惡夢舍萌者猶寂未  
也，贈者送之也。

不有得  
傳記

吾書樂傳，衛玠總角時嘗  
問：廣夢，云是相，玠云：神形  
所不接而夢，豈是相，玠曰：  
因也，不接之經，所不得遂以  
成痛，廣問：故命，玠為剖析之  
玠痛即愈，廣歎曰：此况胸中  
必無膏肓之疾云。  
呂東萊九傳傳議云：形神接  
而夢者，世謂之想，形神不接  
而夢者，世謂之因，因之說曰：  
因至而念寤，因重而人蓋固  
有牧羊而夢，鼓吹曲蓋者，夫是非今日之想，則實因前日之想，故因與想，一說也。信如是說，無  
想則無因，無因則無夢，舉天下之夢，不出於想而已矣。然林林總總，移夢豎牛之類，於牛未至之前  
曹人夢，後之有於夢，夢天生前出於因，非雖然起樂廣於九原，音知其未，必能判是議也。

因身念

後以始之泣為悔，以此為死生之喻也。  
夢飲酒者，且而哭，泣夢哭泣者，且而出  
獵此，謂占夢書多，有之，夢覺之間，變幻  
如此，方其夢也，不知為夢，又於夢中，自  
占其夢，既覺而後，乃知所夢，所夢皆夢，  
也。此等處，皆曲盡人情之妙，若此處，見  
得到，則知衛玠之問，樂廣之答，皆未為  
深達，此亦學問中，一大事也。樂廣之說，  
則高宗夢得，說孔子夢周公，果為何如，  
耶。大覺見道者，也。禪家所謂大悟也。君  
貴也。牧園賤也。愚人處世，方在夢中，竊  
竊然，自分貴賤，豈非固蔽乎。竊竊然，小  
見之，見其與汝所言，皆在夢中，我今如  
此，說謂汝為夢，亦夢中語耳。此意蓋已  
人，世皆是虛夢，但其又變化得奇，特  
至，詭怪也。我為此言，可謂至怪，然至怪  
之中，實存至妙之理。使萬世之後，苟有  
大聖人出，知我此等見解，與我猶且暮  
之遇也。此亦後世有楊子，子雲車見布  
雲必知我之意，解見解也。說者注

既使我與若辨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  
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  
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  
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  
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黜闇，吾誰使  
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

莊子卷一

四



一議彼則上之大聖也大聖  
身不知之知不言之言和之  
以天倪者也

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  
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  
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  
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  
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  
也邪

此一節之自以是相蘊處生來亦難所  
謂和氣之端也勝負不少正誠是非則是我  
我與若辨者彼此不能相知也豈謂者  
言其見之昏也二人見既皆昏則將使

誰正之議論與彼同既不可議論與我  
同又不可若皆與我與彼不同亦不可  
若皆與我與彼相同亦不可我是一個  
若是一個此人又是是一個則是三個人  
皆不能相知必須別待一個來故曰待  
彼也邪此彼字便是造化矣便是天倪  
矣天倪即前  
之天均也

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是  
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辨  
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  
辨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

此書也蓋世首也蓋世水公  
身不知之知不言之言和之  
以天倪者也

昔時是今日  
不是今日  
是與否  
是與否  
是與否



副墨曰振收也言且終於無盡而也

曼行也

曼行也

曼行也

曼長也廣也曼衍無極也  
行豐也盛也寬也盈也水溢也

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忘年忘義

振於無境故寓諸無境

倪分也天倪之所以和者因是而已是與不是然與不然皆兩存之即前之兩行也繼以為是繼以為非則又有個不是不然起來使有是非之爭也聲言也化聲者謂以言語相化服也相待者相對相敵也若以是非之爭強將言語自相對敵而求以化服之何似因其所是而不相敵邪故曰若其不相待此二字下得最奇特若其猶言何似也不相待而尚同則是和之以天倪儘可游行儘可窮盡歲月故曰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因之順之也曼衍游行也窮年猶

杜詩非無江海志瀟灑送日月第二生途竟不寐不忍使永訣

罔兩雀本作罔浪

罔兩雀之於景同類也而不知景之無待於形猶我與若與人亦同類也而不知其無待於彼蓋景之行止坐起唯形是隨則無特操者也然本無情豈知有待若謂景待於形形又何待而然邪景之待形非若蛇之待蚺而形蚺之待翼而飛也惡識所以然不然哉人能通乎物之無知則蛇蚺蚺翼亦無待而已故方其為蝶也栩栩然不知有罔及其為周也蓬蓬然不知有蝶一身之變猶不自知則物之化而異形其能相知乎物々不相知則各飯其根物々不相待則莫得其偶其有不齊者邪翼云無特無常也

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

子起何其無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

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

蚺翼邪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

此一段又自待字上生起來罔兩影邊之淡薄者無特操者言其無定度也吾

蓬按形若蚺翼蛇蚺行動則

蚺翼行動矣蚺蛇既化蛇則

蚺翼不能矣形又然矣造

則行止動搖矣氣



則不能動也然則  
不形之動也待其本來  
之動氣造化耳

言遠亦有形自自得自

真云遠人有形自雁作據  
引太宗師云據然覺也  
管見總論云罔兩問景不知  
即異而同南華夢蝶就究非  
有非異蓋極論物我生死覺  
夢之不齊而終歸於物化南  
華之所謂化即大易所謂神  
潛於恍惚見於日用而不可  
知知識由是悟万物一形也  
形一化也方化下神也神而  
明之變而通之孰為物孰為  
我夫是之謂大齊

有待而然者言影之動所待者形也我  
雖待形而形又有所待者是待造物也  
形之為形亦猶蛇蛇蝸翼而已我豈徒  
待彼邪蝸蛇既化而蛇翼猶存是其蛇  
也豈能自動邪我既待形形又有待則  
惡知所以然與不然哉此卽是非待彼  
之喻也

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

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濛濛然

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

為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

物化

此一段又自前面說夢處生來栩栩蝶  
飛之貌自喻者自樂也適志者快意也  
言夢中之為胡蝶不勝快意不復知有  
我矣故曰不知周也濛濛直直之貌此  
形容既覺在床之時此等處皆是畫筆  
在莊周則以夜來之為胡蝶夢也恐胡  
蝶在彼又以我今者之覺為夢故曰不  
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  
這今夢覺須看有个分別處故曰周與胡  
蝶必有分矣此一句似結不結却不說  
破正要人就此參究便是禪家做話頭  
相似此之謂物化者言此謂萬物變化  
之理也此篇立名主於齊物論末後却  
撰出两个譬喻如此其文絕奇其意又



與妙人能悟此則又何是非之可爭即  
所謂死生無變於已而况利害之端之  
意首尾照應若斷而復連若相因而不  
相續全是一片文字筆勢如此起伏讀  
得透徹自有無窮之味

莊子厲齋口義卷之一

此卷口義



